晉書/卷057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五十六 ◄

晉書
卷五十七 列傳第二十七

► 卷五十八

羅憲 滕脩 馬隆 胡奮 陶璜 吾彥 張光 趙誘

羅憲

羅憲，字令則，襄陽人也。父蒙，蜀廣漢太守。憲年十三，能屬文，早知名。師事譙周，周門人稱為子貢。性方亮嚴整，待士無倦，輕財好施，不營產業。仕蜀為太子舍人、宣信校尉。再使于吳，吳人稱焉。時黃皓預政，眾多附之，憲獨介然。皓恚之，左遷巴東太守。時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，拜憲領軍，為宇副貳。魏之伐蜀，召宇西還，憲守永安城。及成都敗，城中擾動，邊江長吏皆棄城走，憲斬亂者一人，百姓乃安。知劉禪降，乃率所統臨於都亭三日。吳聞蜀敗，遣將軍盛憲西上，外托救援，內欲襲憲。憲曰：「本朝傾覆，吳為脣齒，不恤我難，而邀其利，吾寧當為降虜乎！」乃歸順。於是繕甲完聚，厲以節義，士皆用命。及鐘會、鄧艾死，百城無主，吳又使步協西征，憲大破其軍。孫休怒，又遣陸抗助協。憲距守經年，救援不至，城中疾疫太半。或勸南出牂柯，北奔上庸，可以保全。憲曰：「夫為人主，百姓所仰，既不能存，急而棄之，君子不為也。畢命於此矣。」會荊州刺史胡烈等救之，抗退。加陵江將軍、監巴東軍事、使持節，領武陵太守。泰始初入朝，詔曰：「憲忠烈果毅，有才策器幹，可給鼓吹。」又賜山玄玉佩劍。泰始六年卒，贈使持節、安南將軍、武陵太守，追封西鄂侯，謚曰烈。

初，憲侍宴華林園，詔問蜀大臣子弟，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，憲薦蜀人常忌、杜軫等，皆西國之良器，武帝並召而任之。

子襲，曆給事中、陵江將軍，統其父部曲，至廣漢太守。兄子尚。

兄子尚

尚字敬之，一名仲。父式，牂柯太守。尚少孤，依叔父憲。善屬文。荊州刺史王戎以尚及劉喬為參軍，並委任之。太康末，為梁州刺史。及趙廞反于蜀，尚表曰：「廞非雄才，必無所成，計日聽其敗耳。」乃假尚節為平西將軍、益州刺史、西戎校尉。性貪，少斷，蜀人言曰：「尚之所愛，非邪則佞，尚之所憎，非忠則正。富擬魯、衛，家成市里；貪如豺狼，無復極已。」又曰：「蜀賊尚可，羅尚殺我。平西將軍，反更為禍。」時李特亦起於蜀，攻蜀，殺趙廞。又攻尚于成都，尚退保江陽，初，尚乞師方岳，荊州刺史宗岱率建平太守孫阜救之，次於江州，岱、阜兵盛，諸為寇所逼者，人有奮志。尚乃使兵曹從事任銳偽降，因出密宣告於外，克日俱擊，遂大破之，斬李特，傳首洛陽。特子雄僭號，都於郫城。尚遣將軍隗伯攻之，不克。俄而尚卒，雄遂據有蜀土。

滕修

滕修，字顯先，南陽西鄂人也。仕吳為將帥，封西鄂侯。孫皓時，代熊睦為廣州刺史，甚有威惠。徵為執金吾。廣州部曲督郭馬等為亂，皓以修宿有威惠，為嶺表所伏，以為使持節、都督廣州軍事、鎮南將軍、廣州牧以討之。未克而王師伐吳，修率眾赴難。至巴丘而皓已降，乃縞素流涕而還，與廣州刺史閻豐、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，詔以修為安南將軍，廣州牧、持節、都督如故，封武當侯，加鼓吹，委以南方事。修在南積年，為邊夷所附。

太康九年卒，請葬京師，帝嘉其意，賜墓田一頃，謚曰聲。修之子並上表曰：「亡父修羈絏吳壤，為所驅馳；幸逢開通，沐浴至化，得從俘虜握戎馬之要；未覲聖顏，委南藩之重，實由勳勞少聞天聽故也。年衰疾篤，屢乞骸骨，未蒙垂哀，奄至薨隕。臣承遺意，輿櫬還都，瞻望雲闕，實懷痛裂。竊聞博士謚修曰聲，直彰流播，不稱行績，不勝愚情，冒昧聞訴。」帝乃賜謚曰忠。

並子含，初為庾冰輕車長史，討蘇峻有功，封夏陽縣開國侯，邑千六百戶，授平南將軍、廣州刺史。在任積年，甚有威惠，卒謚曰戴。含弟子遁，交州刺史。

修曾孫恬之，龍驤將軍、魏郡太守，戍黎陽，為翟遼所執，死之。

馬隆

馬隆，字孝興，東平平陸人。少而智勇，好立名節。魏兗州刺史令狐愚坐事伏誅，舉州無敢收者。隆以武吏托稱愚客，以私財殯葬，服喪三年，列植松柏，禮畢乃還，一州以為美談。署武猛從事。泰始中，將興伐吳之役，下詔曰：「吳會未平，宜得猛士以濟武功。雖舊有薦舉之法，未足以盡殊才。其普告州郡，有壯勇秀異才力傑出者，皆以名聞，將簡其尤異，擢而用之。苟有其人，勿限所取。」兗州舉隆才堪良將。稍遷司馬督。

初，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，隆陳其必敗。俄而欣為虜所沒，河西斷絕，帝每有西顧之憂，臨朝而歎曰：「誰能為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？」朝臣莫對。隆進曰：「陛下若能任臣，臣能平之。」帝曰：「必能滅賊，何為不任，顧卿方略何如耳。隆曰：「陛下若能任臣，當聽臣自任。」帝曰：「云何？隆曰：「臣請募勇士三千人，無問所從來，率之鼓行而西，稟陛下威德，醜虜何足滅哉！」帝許之，乃以隆為武威太守。公卿僉曰：「六軍既眾，州郡兵多，但當用之，不宜橫設賞募以亂常典。隆小將妄說，不可從也。」帝弗納。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、弓四鈞，立標簡試。自旦至中，得三千五百人，隆曰：「足矣。」因請自至武庫選杖。武庫令與隆忿爭，御史中丞奏劾隆，隆曰：「臣當亡命戰場，以報所受，武庫令乃以魏時朽杖見給，不可復用，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。」帝從之，又給其三年軍資。隆於是西渡溫水。虜樹機能等以眾萬計，或乘險以遏隆前，或設伏以截隆後。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，地廣則鹿角車營，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，且戰且前，弓矢所及，應弦而倒。奇謀間發，出敵不意。或夾道累磁石，賊負鐵鎧，行不得前，隆卒悉被犀甲，無所留礙，賊咸以為神。轉戰千里，殺傷以千數。自隆之西，音問斷絕，朝廷憂之，或謂已沒。後隆使夜到，帝撫掌歡笑。詰朝，召群臣謂曰：「若從諸卿言，是無秦、涼也。」乃詔曰：「隆以偏師寡眾，奮不顧難，冒險能濟。其假節、宣威將軍，加赤幢、曲蓋、鼓吹。」隆到武威，虜大人猝跋韓、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，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。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，斬之，涼州遂平。朝議將加隆將士勳賞，有司奏隆將士皆先加顯爵，不應更授，衛將軍楊珧駁曰：「前精募將士，少加爵命者，此適所以為誘引。今隆全軍獨克，西土獲安，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，宜皆聽許，以明要信。」乃從珧議，賜爵加秩各有差。

太康初，朝廷以西平荒毀，宜時興復，以隆為平虜護軍、西平太守，將所領精兵，又給牙門一軍，屯據西平。時南虜成奚每為邊患，隆至，帥軍討之。虜據險距守，隆令軍士

皆負農器，將若田者。虜以隆無征討意，禦眾稍怠。隆因其無備，進兵擊破之。畢隆之政，不敢為寇。太熙初，封奉高縣侯，加授東羌校尉。積十餘年，威信震於隴右。時略陽太守馮翊嚴舒與楊駿通親，蜜圖代隆，毀隆年老謬耄，不宜服戎，於是征隆，以舒代鎮。氐、羌聚結，百姓驚懼。朝廷恐關隴復擾，乃免舒，遣隆復職，竟卒於官。

子咸嗣，亦驍勇。成都王穎攻長沙王乂，以咸為鷹揚將軍，率兵屯河橋中渚，為乂將王瑚所敗，沒於陣。

胡奮

胡奮，字玄威，安定臨涇人也，魏車騎將軍陰密侯遵之子也。奮性開朗，有籌略，少好武事。宣帝之伐遼東也，以白衣侍從左右，甚見接待。還為校尉，稍遷徐州刺史，封夏陽子。匈奴中部帥劉猛叛，使驍騎路蕃討之，以奮為監軍、假節，頓軍硜北，為蕃後繼。擊猛，破之，猛帳下將李恪斬猛而降。以功累遷征南將軍、假節、都督荊州諸軍事，遷護軍，加散騎常侍。奮家世將門，晚乃好學，有刀筆之用，所在有聲績，居邊特有威惠。

泰始末，武帝怠政事而耽於色，大采擇公卿女以充六宮，奮女選入為貴人。奮唯有一子，為南陽王友，早亡。及聞女為貴人，哭曰：「老奴不死，唯有二兒，男入九地之下，女上九天之上。」奮既舊臣，兼有椒房之助，甚見寵待。遷左僕射，加鎮軍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時楊駿以後父驕傲自得，奮謂駿曰：「卿恃女更益豪邪？曆觀前代，與天家婚，未有不滅門者，但早晚事耳。觀卿舉措，適所以速禍。」駿曰：「卿女不在天家乎？」奮曰：「我女與卿女作婢耳，何能損益！」時人皆為之懼，駿雖銜之，而不能害。後卒于官，贈車騎將軍，謚曰壯。奮兄弟六人，兄廣，弟烈，並知名。

廣字宣祖，位至散騎常侍、少府。廣子喜，字林甫，亦以開濟為稱，仕至涼州刺史、建武將軍、假節、護羌校尉。

烈字武玄，為將伐蜀。鐘會之反也，烈與諸將皆被閉。烈子世元，時年十八，為士卒先，攻殺會，名馳遠近。烈為秦州刺史，及涼州叛，烈屯于萬斛堆，為虜所圍，無援，遇害。

陶璜

陶璜，字世英，丹陽秣陵人也。父基，吳交州刺史。璜仕吳曆顯位。孫皓時，交阯太守

孫謂貪暴，為百姓所患。會察戰鄧荀至，擅調孔雀三千頭，遣送秣陵，既苦遠役，咸思為亂。郡吏呂興殺謂及荀，以郡內附。武帝拜興安南將軍、交阯太守。尋為其功曹李統所殺，帝更以建甯爨穀為交阯太守，谷又死，更遣巴西馬融代之。融病卒，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犍為楊稷代融，與將軍毛炅，九真太守董元，牙門孟幹、孟通、李松、王業、爨能等，自蜀出交阯，破吳軍於古城，斬大都督修則、交州刺史劉俊。吳遣虞汜為監軍，薛珝為威南將軍、大都督，璜為蒼梧太守，距稷，戰于分水。璜敗，退保合浦，亡其二將。珝怒謂璜曰：「若自表討賊，而喪二帥，其責安在？」璜曰：「下官不得行意，諸軍不相順，故致敗耳。」珝怒，欲引軍還。璜夜以數百兵襲董元，獲其寶物，船載而歸，珝乃謝之，以璜領交州，為前部督。璜從海道出於不意，徑至交阯，元距之。諸將將戰，璜疑斷牆內有伏兵，列長戟於甚後。兵才接，元偽退，璜追之，伏兵果出，長戟逆之，大破元等。以前所得寶船上錦物數千匹遺扶嚴賊帥梁奇，奇將萬餘人助璜。元有勇將解系同在城內，璜誘其弟象，使為書與系，又使象乘璜軺車，鼓吹導從而行。元等曰：「象尚若此，系必去志。」乃就殺之。珝、璜遂陷交阯。吳因用璜為交州刺史。

璜有謀策，周窮好施，能得人心。滕修數討南賊，不能制，璜曰：「南岸仰吾鹽鐵，斷勿與市，皆壞為田器。如此二年，可一戰而滅也。」修從之，果破賊。

初，霍弋之遣稷、炅等，與之誓曰：「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，家屬誅；若過百日救兵不至，吾受其罪。」稷等守未百日，糧盡，乞降，璜不許，給其糧使守。諸將並諫，璜曰：「霍弋已死，不能救稷等必矣，可須其日滿，然後受降，使彼得無罪，我受有義，內訓百姓，外懷鄰國，不亦可乎！」稷等期訖糧盡，救兵不至，乃納之。修則既為毛炅所殺，則子允隨璜南征，城既降，允求復仇，璜不許。炅密謀襲璜，事覺，收炅，呵曰：「晉賊！」炅厲聲曰：「吳狗！何等為賊？」允剖其腹，曰：「復能作賊不？」炅猶罵曰：「吾志殺汝孫皓，汝父何死狗也！」璜既擒稷等，並送之。稷至合浦，發病死。孟幹、爨能、李松等至建鄴，皓將殺之。或勸皓，幹等忠於所事，宜宥之以勸邊將，皓從其言，將徙之臨海。幹等志欲北歸，慮東徙轉遠，以吳人愛蜀側竹弩，言能作之，皓留付作部。後幹逃至京都，松、能為皓所殺。幹陳伐吳之計，帝乃厚加賞賜，以為日南太守。先是，以楊稷為交州刺史，毛炅為交阯太守，印緩未至而敗，即贈稷交州，炅及松能子並關內侯。

九真郡功曹李祚保郡內附，璜遣將攻之，不克。祚舅黎晃隨軍。勸祚令降。祚答曰：「舅自吳將，祚自晉臣，唯力是視耳。」逾時乃拔。皓以璜為使持節、都督交州諸軍事、前將軍、交州牧。武平、九德、新昌土地阻險，夷獠勁悍，曆世不賓，璜征討，開置三

郡，及九真屬國三十餘縣。征璜為武昌都督，以合浦太守修允代之。交土人請留璜以千數，於是遣還。

皓既降晉，手書遣璜息融敕璜歸順。璜流涕數日，遣使送印綬詣洛陽。帝詔復其本職，封宛陵侯，改為冠軍將軍。

吳既平，普減州郡兵，璜上言曰：

交土荒裔，鬥絕一方，或重譯而言，連帶山海。又南郡去州海行千有餘里，外距林邑才七百里。夷帥范熊世為逋寇，自稱為王，數攻百姓。且連接扶南，種類猥多，朋黨相倚，負險不賓。往隸吳時，數作寇逆，攻破郡縣，殺害長吏。臣以尪駑，昔為故國所采，偏戍在南，十有餘年。雖前後征討，翦其魁桀，深山僻穴，尚有逋竄。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，南土溫濕，多有氣毒，加累年征討，死亡減耗，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。今四海混同，無思不服，當卷甲清刃，禮樂是務。而此州之人，識義者寡，厭其安樂，好為禍亂。又廣州南岸，周旋六千餘里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，及桂林不羈之輩，復當萬戶。至於服從官役，才五千餘家。二州脣齒，唯兵是鎮。又甯州興古接據上流，去交址郡千六百里，水陸並通，互相維衛。州兵未宜約損，以示單虛。夫風塵之變，出於非常。臣亡國之餘，議不足采，聖恩廣厚，猥垂飾擢，蠲其罪釁，改授方任，去辱即寵，拭目更視，誓念投命，以報所受，臨履所見，謹冒瞽陳。

又以「合浦郡土地磽确，無有田農，百姓唯以采珠為業，商賈去來，以珠貿米。而吳時珠禁甚嚴，慮百姓私散好珠，禁絕來去，人以饑困。又所調猥多，限每不充。今請上珠三分輸二，次者輸一，粗者蠲除。自十月訖二月，非采上珠之時，聽商旅往來如舊」。並從之。

在南三十年，威恩著於殊俗。及卒，舉州號哭，如喪慈親。朝廷乃以員外散騎常侍吾彥代璜。彥卒，又以員外散騎常侍顧秘代彥。秘卒，州人逼秘子參領州事。參尋卒，參弟壽求領州，州人不聽，固求之，遂領州。壽乃殺長史胡肇等，又將殺帳下督梁碩，碩走得免，起兵討壽，禽之，會壽母，令鴆殺之。碩乃迎璜子蒼梧太守威領刺史，在職甚得百姓心，三年卒。威弟淑，子綏，後並為交州。自基至綏四世，為交州者五人。

璜弟濬，吳鎮南大將軍、荊州牧。濬弟抗，太子中庶子。濬子湮，字恭之；湮弟猷，字恭豫，並有名。湮至臨海太守、黃門侍郎。猷宣城內史，王導右軍長史。湮子馥，於湖

令，為韓晃所殺，追贈廬江太守。抗子回，自有傳。

吾彥

吾彥，字士則，吳郡吳人也。出自寒微，有文武才幹。身長八尺，手格猛獸，旅力絕群。仕吳為通江吏。時將軍薛珝杖節南征，軍容甚盛，彥觀之，慨然而歎。有善相者劉劄謂之曰：「以君之相，後當至此，不足慕也。」初為小將，給吳大司馬陸抗。抗奇其勇略，將拔用之，患眾情不允，乃會諸將，密使人陽狂拔刀跳躍而來，坐上諸將皆懼而走，唯彥不動，舉幾禦之，眾服其勇，乃擢用焉。

稍遷建平太守。時王濬將伐吳，造船於蜀，彥覺之，請增兵為備，皓不從，彥乃輒為鐵鎖，橫斷江路。及師臨境，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，或見攻而拔，唯彥堅守，大眾攻之不能克，乃退舍禮之。

吳亡，彥始歸降，武帝以為金城太守。帝嘗從容問薛瑩曰：「孫皓所以亡國者何也？」瑩對曰：「歸命侯臣皓之君吳，昵近小人，刑罰妄加，大臣大將無所親信，人人憂恐，各不自安，敗亡之釁，由此而作矣。」其後帝又問彥，對曰：「吳主英俊，宰輔賢明。」帝笑曰：「君明臣賢，何為亡國？」彥曰：「天祿永終，歷數有屬，所以為陛下擒。此蓋天時，豈人事也！」張華時在坐，謂彥曰：「君為吳將，積有歲年，蔑爾無聞，竊所惑矣。」彥厲聲曰：「陛下知我，而卿不聞乎？」帝甚嘉之。」

轉在敦煌，威恩甚著。遷雁門太守。時順陽王暢驕縱，前後內史皆誣之以罪。乃彥為順陽內史，彥清身率下，威刑嚴肅，眾皆畏懼。暢不能誣，乃更薦之，冀其去職。遷員外散騎常侍。帝嘗問彥：「陸喜、陸抗二人誰多也？」彥對曰：「道德名望，抗不及喜；立功立事，喜不及抗。」

會交州刺史陶璜卒，以彥為南中都督、交州刺史。重餉陸機兄弟，機將受之，雲曰：「彥本微賤，為先公所拔，而答詔不善，安可愛之！」機乃止。因此每毀之。長沙孝廉尹虞謂機等曰：「自古由賤而興者，乃有帝王，何但公卿。若何元幹、侯孝明、唐儒宗、張義允等，並起自寒役，皆內侍外鎮，人無譏者。卿以士則答詔小有不善，毀之無已，吾恐南人皆將去卿，卿便獨坐也。」於是機等意始解，毀言漸息矣。

初，陶璜之死也，九真戍兵作亂，逐其太守，九真賊帥趙祉圍郡城，彥悉討平之。在鎮

二十餘年，威恩宣著，南州寧靖。自表求代，徵為大長秋。卒於官。

張光

張光，字景武，江夏鐘武人也。身長八尺，明眉目，美音聲。少為郡吏，家世有部曲，以牙門將伐吳有功，遷江夏西部都尉，轉北地都尉。

初，趙王倫為關中都督，氐、羌反叛，太守張損戰沒，郡縣吏士少有全者。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，賊圍之百餘日。光撫厲將士，屢出奇兵擊賊，破之。光以兵少路遠，自分敗沒。會梁王肜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，舉軍悲泣，遂還長安。肜表光「處絕圍之地，有耿恭之忠，宜加甄賞，以明獎勸」。於是擢授新平太守，加鼓吹。

屬雍州刺史劉沈被密詔討河間王顒，光起兵助沈。沈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，重自以關西大族，心每輕光，謀多不用。及二州軍潰，為顒所擒，顒謂光曰：「前起兵欲作何策？」光正色答曰：「但劉雍州不用鄙計，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。」顒壯之，引與歡宴彌日，表為右衛司馬。

陳敏作亂，除光順陽太守，加陵江將軍，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之。刺史劉弘雅敬重光，稱為南楚之秀。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，將戰，襄陽太守皮初為步軍，使光設伏以待之，武陵太守苗光為水軍，藏舟艦于沔水。皮初等與賊交戰，光發伏兵應之，水陸同奮，賊眾大敗。弘表光有殊勳，遷材官將軍，梁州刺史。先是，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，饑餓流入漢中，保于成固，漸為抄盜，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。定窘急，偽乞降于燕，並饋燕金銀，燕喜，為之緩師。定密結李雄，雄遣眾救定，燕退，定遂進逼漢中。太守杜正沖東奔魏興，殷亦棄官而遁。光不得赴州，止于魏興，乃結諸郡守共謀進取。燕唱言曰：「漢中荒敗，迫近大賊，克復之事，當俟英雄。」正沖曰：「張燕受賊金銀，不時進討，阻兵緩寇，致喪漢中，實燕之罪也。」光於是發怒，呵燕令出，斬之以徇。綏撫荒殘，百姓悅服。光於是卻鎮漢中。

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、楊武等，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，光遣參軍晉邈率眾于黃金距之。邈受運重賂，勸光納運。光從邈言，使居成固。既而邈以運多珍貨，又欲奪之，復言於光曰：「運之徒屬不事佃農，但營器杖，意在難測，可掩而取之。」光又信焉。遣邈眾討運，不克。光乞師于氐王楊茂搜，茂搜遣子難敵助之。難敵求貨於光，光不與。楊武乃厚賂難敵，謂之曰「流人寶物悉在光處，今伐我，不如伐光。」難敵大喜，聲言

助光，內與運同，光弗之知也，遣息援率眾助邈。運與難敵夾攻邈等，援為流矢所中死，賊遂大盛。光嬰城固守，自夏迄冬，憤激成疾。佐吏及百姓咸勸光退據魏興，光按劍曰：「吾受國厚恩，不能翦除寇賊，今得自死，便如登仙，何得退還也！」聲絕而卒，時年五十五。百姓悲泣，遠近傷惜之。有二子炅、邁。

炅少辟太宰掾。邁多才略，有父風。州人推邁權領州事，與賊戰沒。別駕範曠及督護王喬奉光妻息，率其遺眾，還據魏興。其後義陽太守任愔為梁州，光妻子歸本郡。南平太守應詹白都督王敦，稱「光在梁州能興微繼絕，威振巴漢。值中原傾覆，征鎮失守，外無救助，內闕資儲，以寡敵眾，經年抗禦，厲節不撓，宜應追論顯贈，以慰存亡」。敦不能從。

趙誘

趙誘，字元孫，淮南人也。世以將顯。州辟主簿。值刺史郗隆被齊王冏檄，使起兵討趙王倫，隆欲承檄舉義，而諸子侄並在洛陽；欲坐觀成敗，恐為冏所討，進退有疑，會群吏計議。誘說隆曰：「趙王篡逆，海內所病。今義兵飆起，其敗必矣。今為明使君計，莫若自將精兵，徑赴許昌，上策也。不然，且可留後，遣猛將將兵會盟，亦中策也。若遣小軍隨形助勝。下策耳。」隆曰：「我受二帝恩，無所偏助，正欲保州而已。」誘與治中留寶、主簿張褒等諫隆：「若無所助，變難將生，州亦不可保也。」隆猶豫不決，遂為其下所害。誘還家，杜門不出。左將軍王敦以為參軍，加廣武將軍，與甘卓、周訪共討華軼，破之。又擊杜弢於西湘，太興初，復與卓攻弢，滅之。累功賜爵平阿縣侯，代陶侃為武昌太守。時杜曾迎第五猗於荊州作亂，敦遣誘與襄陽太守朱軌共距之。猗既愍帝所遣，加有時望，為荊楚所歸。誘等苦戰皆沒，敦甚悼惜之，表贈征虜將軍、秦州刺史，謚曰敬。

子龔，與誘俱死。元帝為晉王，下令贈新昌太守。龔弟胤，字伯舒。王敦使周訪擊杜曾，胤請從行。訪憚曾之強，欲先以胤餌曾，使其眾疲而後擊之。胤多梟首級。王導引為從事中郎。南頓王宗反，胤殺宗。於是王導、庾亮並倚仗之。轉冠軍將軍，遷西豫州刺史，卒于官。

史評

史臣曰：忠為令德，貞曰事君，徇國家而竭身，曆夷險而一節。羅憲、滕修，濯纓入仕，

指巴東而受脤，出嶺嶠而揚麾。屬鼎命淪胥，本朝失守，郝巴丘而流涕，集都亭而大臨。古之忠烈，罕輩子茲！孝興之智勇，玄威之武藝，滅醜虜於河西，制凶酋於硜北，審楊欣之必敗，譏楊駿之速禍。陶璜、吾彥，逸足齊驅，毛炅屈其深謀，陸抗奇其茂略。薪楢之任，清規自遠；鼙鼓之臣，厥聲彌劭。景武，南楚秀士；元孫，累葉將門，赴死喻於登仙。效誠陳於上策，竟而俱斃，貞則斯存。

贊曰：憲居玉疊，才博流譽。修赴石門，惠政攸著。孝興、玄威，操履無違。愚墳畢禮，楊門致譏。璜謀超絕，彥材雄傑。潛師襲董，觀兵歎薛。惟趙與張，神略多方。作尉北地，立功西湘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